

那个有着一双大眼睛的小女孩说：“我的妈妈是个偷星星的人。”

# 偷星星的母亲

石兵

女孩的声音银铃般动听，她说：“我今年六岁了，我妈妈每天都要趁我睡觉时偷天上的星星，现在她把月亮和太阳都偷走了。”

天上了，但你要帮她呢？”

的小女孩高兴极了：“太好了。我怎么帮妈妈呢？”

女孩说话时，她的母亲在身旁轻轻搂着她的肩膀。母亲笑着对她说：“乖孩子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把它们再放出来，把它们还给你，但就像妈妈一点点偷走它们一样，妈妈也要一点点把它们还给你，你不要着急。”

小女孩问：“是眼睛吗？”女医生说：“对，它是世界上最亮、最美、最洁净的东西！你放心，我们只是暂时借用一下你的眼睛，用完之后，就会把它们还给你。”

离开医院前，我执着留下了联系方式和一些钱。我决定也为女孩尽点微薄之力。我觉得她们医治了我的心病。就在刚才，我发现自己也很久没有看天上的星星了，很久没有回故乡看看老母亲了，这些年心里装满了蝇营狗苟的事，心也变得盲了，忽略了那些尘世间触手可及的美好。那位偷星星的母亲，给我这个萍水相逢的人带来了那么真切的美好与光明。

小女孩用力点着头，大声说：“我相信妈妈，虽然我看不到星星，但我知道妈妈就把它们藏在我身边，所以我一点也不怕，再黑再冷也不怕。”

小女孩说：“是眼睛吗？”女医生说：“对，它是世界上最亮、最美、最洁净的东西！你放心，我们只是暂时借用一下你的眼睛，用完之后，就会把它们还给你。”



中共一大会址（钢笔水彩）王世安

我是在眼科医院遇到这对母女的，我在她们之后进入诊室。一开门，就看到她们坐在诊室的椅子上，一位女医生一边耐心听着她们对话，一边用一只小小的手电筒在小女孩眼前晃来晃去，不断调整着灯光的强度。

拍小女孩的头继续说：“不过，借用你的眼睛时会有点疼，你怕吗？”

我总说，如果用诗写西湖，不能用律诗，不能用古风，好像应该用宋词，好像应该用小令，应该是淡淡雅雅，应该是环佩叮呤的，而非飞流直下的，而非大海磅礴的。尤其你夜走西湖，如同品尝几十年的绍兴陈酒，需要慢慢品味；就如同聆听经典江南丝竹，需要静心欣赏。

# 夜走西湖记

杨剑龙

过了一会，女医生关闭手电筒，紧皱着眉头，轻轻摇了摇头，母亲的眼光顿时黯淡了下去。想了一会，女医生轻轻对女孩说：“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妈妈很快就会把偷走的星星都重新挂回”

小女孩笑了，可大大的眼睛里却是一片空洞，她是一个盲人。但我觉得，当她母亲说，把天上的星星一点一点还给她时，她的眼睛竟在瞬间有了丝光亮，那是泪光。

有了这样的时间和机会。转出花港观鱼，我翘上苏堤，苏东坡的石像在苏堤畔静默伫立，当年苏东坡任职杭州时，为杭州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，为后人的瞻仰和敬重。我在苏堤上缓缓漫步前行，回忆初春时节漫步于此的情景，那苏堤两旁一株桃一株柳的美景。现在已经过了花盛的季节，只看到远处山峦剪影柔美的线条，湖中岛屿神秘的灯光。夜的西湖，已没了画舫小船的来往穿梭，只有静静的湖面在夜色中荡漾，远远射过来的灯光，在夜的湖面铺上了一条光的小径，在湖面上粼粼地晃动，真想沿着这条光道，走进西湖的历史深处。

那天，公交车上只有我一个乘客。停站。一位老者想上车，却上不来。他将拐杖先放到车上，又将装满中草药的塑料袋和一个蓝布袋放在地上。一只手使劲地拉住车头的扶手，向上困难地提脚。年轻司机担心地问：“怎么不让小辈陪？”老人无语。他已艰难地上车，颤巍巍地站定。司机嘛，不要动。但等车开动，老者还是把地上的物品挪到身边的座位旁，微抖的手把拐杖放好。“去哪里？”“曹杨新村看老朋友。”“我的车不去那里。”“到曹家渡换。”“这么远的路，一个人，

# 弄堂喜酒好闹猛

陈建兴

又一条五彩缤纷的被子，我坐在黄色车上护着厚厚的被子，弹咯路的颠簸使几条被子滑到了我的头顶上，我手里捧着一对搪缸，不敢动弹，差点被闷晕了。

园，才驶进了弄堂，一直开到弄堂最窄处进不了才停了下来。霎时，数只炮仗升空，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硝烟升腾。哥哥穿着崭新的涤卡中山装，腕上戴着一只120元凭票买的“上海牌”全钢防震手表。吃喜酒的亲朋好友纷纷迎上去往哥手塞礼金，有8元、10元的，偶有20元的，用红纸包着，也有邻居送枕巾、被单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的。

晚上，全家人围在方桌旁包喜糖。哥哥凭着结婚证买回来几斤糖果，母亲与姐将不同的品种分开，有大白兔奶糖、奶油咸味糖、花生牛轧糖、椰子糖和水果糖等。八粒糖一袋，装在一用订书机钉牢。

喜酒共办三桌，对门文宝家、邻居友康家和自家各放一桌。我从办公室借了台笨重的老式录放机回家，两只大磁盘转动着，传出的歌声是当时流行的邓丽君《甜蜜蜜》。悠扬的歌声传遍了弄堂，哥哥赞许的目光瞟了我一眼，便大叫一声“开饭喽！”话音未落，人们纷纷动起了筷子：白斩鸡、酱鸭、白切肉、四喜烤麸、糖醋小排……未等热菜上桌，冷盘就全部见底了。我没上桌，戴着饭单帮着端菜。几乎全是全鸡全鸭和整只的走油蹄膀、满碗的熏鱼。亲朋好友与邻居们边吃边聊，说着哥儿时的调皮事，哥嫂席间忙着为来宾递烟、点火和敬酒，不时被“恶作剧”的人连连吹灭已划燃的

元旦上午，左邻右舍的阿姨爷叔都来帮忙了，我家的面盆里盛着海蜇皮，脚桶里浸着肉皮，浴盆里泡着笋干……邻居们帮着杀鸡、剖鱼、汰菜、洗碗、刷锅和扇炉子，不亦乐乎。

够呛的是烧菜的大师傅，他守着一只大炉子和几只煤球炉，翻炒着各种热菜。寒冬腊月里，他却热得满头大汗，上身脱得只剩一件棉毛衫。在从大炉子和菜锅中蹿出的火苗辉映下，面孔通红。到底是“专家”，炒菜动作蛮花俏，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。

那时的喜酒没有海鲜。母亲去乡下娘家舅家弄来了几只鸡和一只羊腿，邻居们东拼西凑也送来不少肉栗鱼蛋蛋豆制品。父亲天不亮就起身，拎着篮子乘54路头班车，去北新泾苏州河边从农民手中“淘菜”。

喜酒结束，台上的菜肴被一扫而光，母亲准备好“打包”的几只锅子一只也没派上用场。为了节约开支，全家人搞得筋疲力尽，可大家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。

中午，烧喜酒的大师傅来到我家。菜单是母亲、哥与大师傅共同确定的。邻居家好几只煤球炉也借给了我。弄堂里仅有的三只圆台面和不少人家里的方凳、碗筷也都被我们借来了。每桌还放了牡丹烟和“光荣”牌香烟、七宝大曲和“五加皮”黄酒，还有几瓶园林牌汽水。

# 不再焦虑

孔曦

收到体检报告，小问题、小状况不少，焦虑了几天，想那钢筋铁骨的机器，经年累月昼夜不停地用下来，尚会磨损，须保养上油，遑论被骨肉凡胎包裹的五脏六腑？

又一天，提携帮衬过我的人，要我为其办为难之事，要么有求必应，要么打些折扣，要么回绝。除了第一项选择，选第二第三项都会被扣上“没良心”的帽子，怎么办？再想，就想通了，清誉固然重要，但世间还有底线这样东西。一旦开了先例，后患无穷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宁负恶名，不破底线。

都说五十知天命，天命之年过了好几年，回望来路，回想当年那些令我焦虑不已的人和事，以及情感纠葛，喟叹之余，还是有些许欣慰——

感谢曾让我倾心爱慕之人，感谢你们当年没有选择我；感谢你们的光辉形象在我的心目中磨灭于柴米油盐；感谢你们优秀至今，让我可以为当年的眼光自豪。也感谢爱慕过我的人，你们给予过的温暖，让我能抵御世情的凛冽。感谢陪我一起走过一段旅程的人，相遇，是缘到；相扶，是缘深；相离，是缘尽。

有句话叫无欲则刚。放下曾以为一辈子都放不下的情债，割舍曾以为永远不可割舍的依靠，天，并没有塌下来。

痛彻心肺。如释重负。

如果有人有东西使我患得患失，这些人、这些东西，原本就不属于我。除了亲人，没有什么人不能离开的；除了亲情，没有什么情是不能割舍的。

年轻时的，敢追求敢尝试，是勇气；年长了，能割舍能放下，是通透。

说到底，纵使千锤百炼千锤百炼，个体的人，依然是茫茫人海中的一滴水、渺渺宇宙间的一粒沙。即使若干年后，真有人能长生不老，和无垠的寰宇相比，依然只是一粒微尘。

不再焦虑。



以前的经验，水果味道美不美，一般与它的外表有关。比如荔枝、樱桃、西瓜、葡萄、柿子、石榴、枇杷……人们将它们入画、入诗、咏唱。杜甫在浣花草堂，乡民送他樱桃，他作诗：“西蜀樱桃也自红，野人相赠满筠笼。数回细写愁仍破，万颗匀圆讶许同。”

歪瓜烂桃子好吃，我却从没感觉，常常就扔了。可最近，这条经验，有点被颠覆。因为吃到了耙耙柑。水果店里，它们价格不菲。可我是个视觉派，见其葫芦不像葫芦，凹凸不平的模样，总生不出欣赏的心情，于是熟视无睹。

瓤白的嫣红，题目：“桃之夭夭叶蓁蓁，气象郁勃香氤氲。”外观难看的植物，几乎就似大自然预先发出的警示：小心，不能吃。有人说

丰满的绒，我立即意识到它的聪明：它在精心保护着内部的水分、汁液和果肉。顿时生出好感。因为在世界上，凡有精心善意的预案的，品质不会差的。

耙耙柑内部有细密的绒层及宽松的缓冲空间。我明白了，它的外貌为何那样松垮垮的那样不平整。带着十分的好感和感动，轻轻品尝，吃一瓣瓣的果肉。肉质鲜嫩细腻，甜得舒服可口；水分充盈，温馨爽口。即使瓣膜，也入口即化。真是佳果，其味绵绵。

里面也有耙耙柑的啊。比如西晋的左思。貌丑，不持仪饰，又口讷。据说他曾效仿美男子潘岳的举止出游，半路上却被人无情嘲笑。但左思自小刻苦勤学。中年时，决心要为魏蜀吴的都城写信，名曰《三都赋》。他“构思十稔，门庭落溷，皆著纸笔，偶得一旬即疏之。”当其赋成，名士高人大力推荐，一时洛阳纸贵。

赵韩德

忽而想，水果里有耙耙柑，人

所以，当我们欣赏和品尝漂亮鲜美水果的时候，也一定记得分一点目光给那些貌并不美的优质品种。

# 美食

# 七夕会